

第 22 卷



王蒙文集



第 22 卷

论文学与创作

(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作家作品评论

又短又好

——读《明镜台》	(3)
《雪》的联想	(6)
分寸·点化	(20)
从《辣椒》说开去	(23)
贵在有后劲	(27)
给吴若增同志的信	(29)
致高行健	(31)
王安忆的“这一站”和“下一站”	(35)
读《绿夜》	(41)
对当代新作的爱与知	(47)
热情与痛苦的果实	
——读原在北大荒生活的几个青年作者的小说	(54)
漫话几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57)
可喜的追求	
——读白族作家张长的几篇小说	(66)
英勇悲壮的“知青”纪念碑	
——评《今夜有暴风雪》	(71)

能不能写得更好一些

——读《萌芽》获奖短篇小说…………… (77)

与彭荆风谈《云里雾里》…………… (80)

雅俗共赏的一朵奇葩

——喜看哑剧集锦《讽刺与幽默》…………… (82)

大地和青春的礼赞

——《北方的河》读后…………… (84)

读一九八三年一些短篇小说随想…………… (88)

且说《棋王》…………… (99)

读《鸽哨》…………… (104)

一九八四年部分短篇小说一瞥…………… (106)

香雪的善良的眼睛

——读铁凝的小说…………… (113)

并非世外桃源的故事

——读《爱,在夏夜里燃烧》…………… (119)

是警策也是精神财富

——推荐《历史在这里沉思》…………… (121)

《牌坊》的技巧…………… (123)

青春的推敲

——读三篇青年写青年的短篇小说…………… (125)

《黑森林》读后漫笔…………… (129)

读《天堂里的对话》…………… (133)

我为什么喜爱契佛…………… (139)

也算诗话…………… (142)

光明澄静 如归故乡

——谈冰心早期的散文小品…………… (147)

读黑井千次的小小说…………… (150)

官场无政治?

——读《将军浮沉录》	(153)
开拓研究文艺心理学	(158)
想起了一篇好小说	(161)
阳光与荒原的追求	(164)
作家——医生毕淑敏	(166)
说韩小蕙的散文	(169)
实行者的勇敢思考	(171)
斯人斯书,令人雀跃	

——《纽约客书林漫步》读后	(173)
历史的形象展示	

——读《中国通史图说》	(175)
读孙毓霜的诗	(178)
谈宗璞的两本书	(180)
赵浩生的《八十年来家国》	(182)
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	(185)
柴福善散文中的亲情与乡情	(193)
值得一读一吟一粲	(195)
非强势的困惑	(199)
余音绕梁的《长剑歌》	(203)
青春与时尚的《误读红楼》	(205)
王海的长篇小说	(213)
读王锋的诗	(214)

序

《〈北京文艺〉短篇小说选》序	(219)
《香草集》序	(229)

永远做生活与艺术的开拓者

- 陈建功《迷乱的星空》序 (232)

悲非罪

- 戴晴《不》序 (239)

善良者的命运

- 张弦《挣不断的红丝线》序 (245)

对军人生活的广阔与独特的感受

- 海波《幻鸟》序 (251)

雪里送炭 其善如何

- 崔道怡《创作技巧谈》序 (255)

《北京优秀短篇小说选》序 (259)

来自生活的启示

- 艾克拜尔·米吉提小说集序 (261)

伊犁,我没有离开你!

- 《伊犁游记》序 (265)

张韧《中篇小说论集》序 (267)

葛川江的魅力

- 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序 (270)

《小说拾珠》序 (275)

谁也不要固步自封

- 刘索拉小说集序 (277)

《探索小说集》序 (279)

《小说与诗的艺术》序 (281)

话说幽默

- 《幽默小说选》序 (283)

洋洋大观 匆匆十年

- 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论》序 (285)

公道自在人间

- 张守仁《废墟上的春天》序 (289)

从侯七说起

- 张宇《活鬼》序 (291)

“问题小说”的再度青春

- 刘心武《都会咏叹调》序 (294)

珍视读者的“信息反馈”

- 《〈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品集》序 (296)

一颗颗璀璨的星

- 傅溪鹏《名人足迹》序 (299)

《思维,在美的领域》序 (301)

井上先生的西域小说

- 井上靖《永泰公主的项链》中译本序 (304)

《大藏纵情》序 (306)

我说沈从文

- 贺兴安《沈从文评论》序 (308)

我看朱向前论文

- 朱向前《灰与绿》序 (311)

需要郭雪波

- 郭雪波《沙狼》序 (315)

《何立伟漫画集》序 (317)

珍惜美好

- 朱炳荪《春游》序 (319)

关于文体学

- “文体学丛书”序 (321)

《夜莺和春天的对话》序 (323)

为老友诗集作序 (326)

“不可救药”的幸福

- 徐恩存《中国石窟艺术》序 (328)

美丽的红罂粟

- “红罂粟丛书”序 (330)

欢乐的文学联欢

- 《都市迷情》序 (333)

钟鸿的诗

- 钟鸿《梦未了》序 (336)

- 张长《淡泊的宁静》序 (339)

妙喻如舟

- 陈四益《新百喻》序 (341)

不能没有童话

- 萨碧妮·梭模凯朴童话中译本序 (344)

- 《淘金梦土》序 (346)

- 《中国当代文学大系·小说卷》序言 (348)

相信人生

- 张千玉《我不怕生命冷场》序 (360)

- 《我的一天》序 (362)

- “泰山散文家丛书”序 (365)

人证与史证

- 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序 (366)

不可说之学问与感悟

- 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序 (368)

姚育明她们的散文

- “海上生明月丛书”序 (371)

- 《浪》序 (373)

诗人是个明白人

- 《叶延滨随笔》序 (375)

田瑛的小说世界

- 田瑛小说集序 (377)

毕克官的风格

- 《毕克官散文选》序 (379)

- 《澳门回归》序 (380)

信仰·活力·快乐

- 《蓦然回首》《涛声依旧》序 (381)

有无之间

- 沈昌文《阁楼人语》序 (383)

- 《英雄史诗〈江格尔〉科学版本》序 (387)

- 《现代性视野中的张恨水小说》序 (390)

享受一种机智

- 王丽萍《当我遇见你》序 (392)

- 《古代圣贤论和谐》序 (394)

学术与实践并重

- 王能宪《文化建设论》序 (397)

一剂治疗心灵的良药

- 毕淑敏《性别按钮》序 (400)

致意钟鸿

- 钟鸿《风雨半支莲》序 (402)

集权威与可读于一身的百科全书

-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序 (404)

- 《荆门神韵》序 (407)

- 《白祖诚回忆录》序 (408)

与时间同行

- 《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前言 (409)

从古典散文说起

- 《优雅的汉语:影响了我的五十六篇古典散文》序 (415)

我在政协会议上认识了朱永新先生

——朱永新《回到教育的原点》序…………… (422)

文本的力量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序…………… (424)

《丁亥年说》序…………… (427)

永远的同学

——马森《旅者的心情》跋…………… (429)

《朗文当代高级辞典(第三版)》序…………… (431)

同病相怜的感慨

——陈柏中《融合的高地》序…………… (433)

读聂绀弩旧体诗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序…………… (435)

《民族精神史诗·人物中国》序…………… (439)

《王玉胡文集》序…………… (441)

好人也会说话

——方杰《昨去今来》序…………… (443)

文学界的白衣天使

——毕淑敏《银牦牛尾》序…………… (445)

《醒木惊天连阔如》序…………… (447)

《纪晓岚张之洞刘春霖墨迹选》序…………… (448)

文心·地域·作品

——《张长文集》序…………… (450)

作家作品评论

又短又好

——读《明镜台》

读了《明镜台》（作者耿龙祥，《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第一期）觉得很好，觉得作者是十分技巧地通过一件小事的陈述，触到了、提出了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

作品写的似乎是一件偶然的，乍看没有多少典型意义的小事。第一人称的主人公的保姆的小孩子阿早，在为主人公的孩子宝宝取牛奶的途中，掉到河沟里，被人救起来了。但是，当作者用三言两语写出了另一件事——已经过去了十年的、依稀地留在记忆里的往事：妈妈送“我”出山归队。当作者巧妙地通过“我”的心理活动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形成了刺人肺腑的强烈的对比，而这平凡的小事，就被作者的艺术和思想的光芒所照耀，显得不同寻常，引人深思了。

小说最重要的情节是：当“我”为“明镜台”写稿子“想当年”的时候，也正是勤劳而聪明的保姆刘雁红在温暖的房间里抱着宝宝，内心却正为自己的孩子阿早焦虑的时候，“我”成为“妻”的可惊的自私心肠和这种心肠造成的恶果——阿早掉到河沟里——的目击者，请问，这种情况使正在回想当年与群众血肉相连的生活的“我”多么激动，使读者多么激动！

这一情节，成为一个枢纽，把作品写到的许多人和许多事联系起来，揭示了“我”“妻”和刘雁红的精神面貌，揭示了“我”的深重的自

责,使小说真正像明镜一样,读者看了,不能不用它照一照自己。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匠心。我们不禁想到,有些短篇小说之所以冗长而又经不住咀嚼,正是由于某些作者不努力地集中、概括,不善于通过一个枢纽性的事件自自然然地写生活,不大讲求短篇小说的艺术构思的缘故。

善于集中概括的另一面就是善于省略,善于节约笔墨。一切不大要紧的情况,一概从略,例如“我”和“妻”的姓名、肖像、职务,宝宝的性别等等。如果写长篇,是不能这样简略地写自己的主人公的,但是三笔两笔点出主要状态,这正是短篇的妙处。

作者用不同的手法写自己的人物。写“我”,主要通过内心的活动(应该说是近似忏悔的内心活动呢)。写“妻”,主要是通过那三次“你等一等,我把这一针打起来”,等完了一针又是一针,哪个读者不像刘雁红一样焦急地等着“妻”快一点把那宝宝的第四件毛衣打一个段落呢。写刘雁红则主要通过她的三段催眠歌,这三段优美纯朴的催眠歌,一次比一次痛楚地流露了母亲(同样有自己的宝宝啊)的忧虑,成为对于冷酷自私的“妻”的低声控诉。

这几个人物的心理写得很有讲究,“我”坐在一边写稿子,他曾经感觉到让六岁的阿早跑二里路取牛奶不大好,在刘雁红第一次提出要出去望望阿早的时候曾经准备把宝宝接过来。然而在对待刘雁红和阿早的问题上,“我”却成为“妻”的俘虏,不过,“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于是“感到热,热得浑身发毛”了。这种明知其错,又和其妥协,以至感到热、感到羞的情景,不是很值得警惕吗?刘雁红的表现也十分动人,对于“我”和“妻”,她是尊重而服从的,她对“我”说:“你写吧,你的工作要紧,她不要紧的。”多么善良而高贵的人,妻呢?妻的形象颇不陌生,当她说“多给她们两块钱就是了”的时候,当她用漫长的“一针”折磨刘雁红的母亲的心心的时候,她是自然而然,心安理得的。最后,当阿早的生命还在危险中的时候,她问墙报干事:“那个小姑娘手里拿没拿奶瓶,这要真是阿早,我们宝宝明早上吃什

么呢?”问得多么恬不知耻!

这时候“我”写出来的一段文字,也正是小说的画龙点睛的总结:

“妈妈的希望,我一点也记不起了。但是,我是绝对不应该忘记的,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亲爱的读者,我们是否也曾经把“绝对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忘记过?现在想起来了没有?

《明镜台》也有一些别的值得珍视的成绩:结构谨严而又从容,语言朴素而又富于表现力,譬如“我”最后“对自己,对我妻子,都有了意见”。这“有了意见”四个字是再普通也没有的,但是,放到这里,却有着一千斤的分量;等等,不详细谈了。我相信,《明镜台》表现出的写短篇小说的技巧(固然不仅是技巧),将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1957年3月7日

《雪》的联想

如果说文学作品的内容正像它所反映的生活一样无比丰富和多样,如果说文学作品所提示的客观对象又往往是无间地浸透了、并体现着作家的思想和感情——他的内心世界,那么,面对着文学作品,也就像面对着真实的生活和活的人的心灵一样:我们需要运用全部的思维和心理活动的形式去把握它,需要综合、分析,也需要想象、追忆,需要热烈的激情,也需要冷静的探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整和深刻地感受与理解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整和深刻地感受与理解作品。

但是,具体到互不相同的作品,由于它们反映的生活领域、生活方式千差万别又各有侧重,由于它们的作者的主观的评价和感受是以多种多样的途径表现在作品中的,因此,阅读和欣赏某一篇特定的(特别是比较短小的)作品的时候,在运用我们的全部头脑和心灵的同时,又可以,甚至必须侧重于某种思维和心理活动的形式。有一些富有哲理性和政论性的作品,特别需要我们反复思索推敲;另一种类型的作品尤其需要我们运用想象和感觉的记忆去鲜明地再现作品所精雕细刻的风景画与风俗画;还有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读者如果不把自己的心灵交给它(当然这是指健康的好作品),就谈不到欣赏和理解;至于那些讽喻奇诡、微言大义之作,不仅需要一般地分析作者

的原意主旨,甚至有时还需要一定的考证与推演。

这里将要谈到的,收在《野草》中的鲁迅的一篇短小隽永的散文诗——《雪》,就是颇有特点的。它表现的对象是普普通通的自然景物——雪,但在对这种自然景物的描写中,作家深藏的、独特的心境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而作家的心境,又是自然而然地、自觉或者不完全自觉地反映着他所看到、感到、经历着的,比他所描写的对象本身广阔得多、也有意义得多的生活。在阅读《雪》的时候,我们不满足于停止在对“雪”作为自然景物的感受上:“雪”就是雪嘛,何必还硬去分析什么主题思想?这样说我们是不能满足的,我们希望通过作家所描写的雪,接触更多、更深的东西,那即是广阔的生活和作家深邃的内心。但我们又不能同意那种简单的、刻板的、不科学也不艺术的煞风景的做法:把作品所描写的自然景物的雪,说成只是一种象征、一种比喻、一种符号,自信地指出北方的雪和南方的雪各自代表着什么——就像有人曾经热心地判明了同一作家的散文诗《秋夜》中,天空、枣树、小红花、瘦诗人、小青虫、星星、夜鸟,画着猩红的栀子的灯罩……各自代表着什么——如说,北方的雪代表北洋军阀的统治,南方的雪代表南方的革命军,南北的雪就代表着南北的政局。^①这表面上似乎抬高了《雪》的主题思想和政治意义,实际上,它离开《雪》的形象和思想是多么远啊,怎么能把一篇深刻的散文诗解释成一篇粗浅的寓言呢?

不满足于表面的感受,不同意简单化的判断,那么,怎样才能恰到好处地透过“雪”花的折光,去把握作品的更多更深的内容,去咀嚼更醇厚的滋味呢?我以为,这里需要提出的是:联想。

联想,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介于再造想象与创造想象之间的反映过程,是从某种表象重新结合为另一种表象。在文学欣赏

① 这种说法和下面列举的“煞风景”的做法,虽不见于正式文字,却在一些文学系学生的讨论中相当流行,从后面的引证看来,也可知道它们并非凭空而生。